六藝之一錄

百一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七十

古今書體一百二

諸家字書序例

宋陳汶禮部韻實跋

臣仰惟高宗皇帝釋去萬幾游戲翰墨朝夕不倦聖心

沖澹不累於物合於道矣宜其超妙入神不可摹擬御

書禮部韻真草兼備凡二萬一千一百九十六字臣與

欽定四庫全書

錢唐倪濤撰

懃得而秘藏之臣汶刊置墨妙亭以為萬世之寶

承議郎權發遣湖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臣陳汶

謹識

宣議郎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臣趙與懃

元李文仲字鑑敘四首

伯英李君酷嗜古書旁收遠紹作類韻一百三十卷閱十載甫脫藁用心良苦余為敘其始末及鋟梓而伯英下世矣余懼其齎志九原其傳泯泯一日忽其猶子

文仲謁予出字鑑一篇謂伯父無恙時常在左右繙閱舊書講求遺事伯父器之類韻備矣韻内字畫有未正者伯父欲正之未及留以遺後人今以說文箴增韻之誤以六書明諸家之失以卒伯父志子既叙類韻矣忝併及今編所由作可乎余觀歐陽公集古録原父楊南仲所書韓城鄭銘愛其篆籀以今文古文參之喜形跋尾重致意焉信哉字學之所當深究也今子用志是編以續伯父之書昔人所謂芝蘭玉樹欲其並生於庭以

其能增光先猷也以子之志為子之書方今聖朝崇重
儒道持此以往隨和在褒將有所遇矣於是乎書顏堯
煥書

梅軒處士李君嘗訓其子伯英曰吾聞經典中用字類
多假借非止一音凡有疑必須究諸字書參之訓詁毋
怠伯英謹受教故其平日所讀經史傳記諸子百家之
書遇有字同而音異者未嘗不深求博采遠引旁證必
使音義瞭然而後已如是者有年手抄成帙於是著為

一書名曰類韻示不忘先訓也至治改元甫脫蒙鄉先
生前進士顏公敬學為之叙未幾而伯英歿其猶子文
仲求韻内字之未正者正之為字鑑一編復求顏先生
叙之所以卒伯父之志也吁醫不三世不服其藥蓋以
夫人有所傳授察脈明而用藥審是以服之無疑不然
則否今夫類韻之作始於梅軒翁終於伯英至文仲而
大備更三世而成一書信乎其能傳遠矣梅軒之卒先
子嘗為誌其墓伯英由儒入吏終漕府令史其兄弟子

姪皆與余游故樂為之書吳郡王文傳書

字學之晦久矣余每讀經典怪其音與今四聲不協間有協者亦不多見豈古今之殊音邪抑制韻者不能會經典之文以成書邪蓋書有六體唯假借為難明假借明則六書明六書明則經典始明故凡古音與今不通者皆假借之弗明爾吳郡李君伯英迺獨潛心於此考攷經傳搜羅子史百家之言凡有涉於四聲者必彙而次之積十年而成名曰類韻以字為本以音為幹以義

訓為枝葉自一而二并并不可紊用功既已勤矣至其
從子文仲又能廣李君之未及辨正點畫刋除俗謬作
為字鑑以備一家之言余見而嘉之然則後之觀類韻
者循流尋原而字音以明觀字鑑者因岐達道而字以
正其有補於經史甚鉅故述其作之由而書其首西
秦張楧叙

字之為文始於倉頡之制作備於周官之六書頡之所
制去古既遠不可得而考矣惟六書之義載在方冊尚

可尋繹而得之諸先達之叙于前者已嘗歷言其詳何俟余贅顧惟六書之中假借為多如漢史所載祠官祝釐是借釐為禧也厘身從事是借厘為勤也至於務省繇費則借繇為徭神爵數集則借爵為雀是皆所謂假借者也後世不考古字文義往往自出已意砭劑之砭改而從金互市之互易而為牙已不逃或者之議甚至書魯為魚寫帝為帛而弄麾伏獵又有大可笑者豈非不學之過邪姑蘇李君伯英博考載籍嘗編類韻一書

有識者已印其可猶子文仲又作字鑑五卷援證詳明
視荆公字說何啻霄壤其不脛而走也可知已余故表
而出之檇李唐泳涯書

古之小學有六藝焉學之者必自數而書而樂而射御
而禮其為法至詳且密其為書又皆有次第而無敢以
捷疾取朝夕之效士生其時自幼至于成人非是六物
者不以役於四體接於心思磨礱長養之有其素故其
進而博之以大學之教咸有以成其材而就其實詩所

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也小學之廢已久近世大儒始采古經傳輯以為書學者誦其言徒知有六藝之目而未嘗身習其事其習焉而不廢者書而已而又昧形聲事意轉借之辨迷文字母音聲之原然則雖書亦廢矣聖賢之託於簡策以傳者魯魚亥豕其存幾何後生小子方且玩思空言高談性命而以為資身謹世之具切近之意微矣傲之氣勝此士之所以成材就實如古者少也吳郡李生文仲年未弱冠本說文作字鑑五

篇誠有志於小學者豈不猶行古之道哉益生之世父伯英甫嘗撰類韻以明六書假借之用而於文字之僞謬未及有所考正生之為是所以備一家之學云爾雖然此小學也以生之有志於古又能弗失其為學之次第如此則夫從事於大人之學以成就其材質者無患乎不古若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予於生則有望矣庸識諸篇端以為之叙

田藝衡同文集序三首讚一首

子藝田先生同文集成屬龍生德孚序之序曰書代結繩昉於犧畫畫演而文文益而字字以象聲聲具乎音心畫中聲相合而成下總萬形上括元化隆污之稽與保氏以藝教國子五曰六書外史掌之考而一焉以故書同文文同聲文之所為古也叔代政異俗殊聲譌形舛周籀變為大篆秦斯變為小篆程邈王次仲變為隸書為八分書而古文絕矣魏繇善隸書變隸為楷書又曰正書其實一隸也至唐衛包更為楷書雜以俗體

經生沿習遂貽字學千古之厄行書作于劉德升而杜
伯度張伯英則以草書稱焉今藝文家所名四體篆隸
真草是已四體不同統於六書六書以象形為本形不
可象屬諸事事不可指屬諸意意不可會屬諸聲聲諧
矣可轉而注也五者不足假借生焉會通於六者之間
曰母子相生而已不習六書難語字義不諳母子難語
六書繇母子以會通乎六書之奧聲形允叶文字攸同
俗釐雅復文治斌斌古矣聲同體異考異歸同同文之

集其可少諸先太守公習書法嘗手蒐四體諸集授先
別駕兄德化令裒成集亦名同文幾成而燬於災不肖
孚儗勉成之未能也茲序子荄集有慨感焉字以母類
注附聲韻體裁具悉秘古奇旁蒐編歷三年稿凡六易良
工苦心哉子荄破萬卷官外史學優正字職在考文而
遘茲天王右文注神藻翰同文之會千載一時也題曰
大明同文集云子荄多所著述可傳者不盡是亦足
以傳子荄矣注生以成亟拜而傳之無亦棻巳之徒與

萬歷壬午立夏日楚武陵友弟龍德孚撰并書

夫作者務稱古昔尚矣遡自犧畫文字有所繇始顧弗深考尊古之謂何龍穗科斗之文靡得而悉記云頡籀而下變體紛紛總之不離六書者是已漢世去古未遠孔壁鐘鼎所遺存者什一自賈逵修復至叔重因有說文始見全書其他最著者則有王篇廣韻六書統諸集豈不彬彬第沿波流而忘徹彼岸遂至子母多溷則漸靡使然也我高皇帝稽古考文正韻一篇足訂千古內制

絲綸學士經生屬辭摛藻率絲斯軌同文之化猗與盛矣西蜀楊太史用修氏以博洽雅名海內廖剔古文至有偏旁未講之歎竟力詘末年論者惜焉錢塘田子藝先生因而成之子藝業富三餘學窮二酉故於字書獨究精微斯集之彙要在指摘偏旁發明字母破諸家之拘攣直從所生彙析焉俾後之覽者猶之乎按譜牒以窮夫世系之自大宗小宗犁然較著其羽翼文教之功豈淺鮮哉余先司理子藝尊公門下士也余又忝與子藝

同官新安顧區區好古頗相臭味嘗語余以字學之敝
寖失初意竊有同嘅焉迺今三復茲集益爽然適矣夫
師曠審音離朱辨色余于子執之字學亦云萬歷壬午
夏六月十有五日莆田黃衷撰

書契興而文字繁大小篆不同實肇六書之法秦漢變
古其意猶存迨唐開元張說輩省減篆文專為楷法雖
體尚遒媚文從易簡而於象形指事之制失矣是故
廣韻則以平上去入為律玉篇則以金木水火為編學

者欲求某字象某形某字從某生則偏偏乎眯之矣不佞每竊思之而未得所宗嘉靖辛巳來歙田先生間嘗辨說字體推求同異務與古篆六書為合而深闢諸家之失遂出大明同文集以示每字則先楷使知字之名也次篆使知字之形也次隸次草使知字之變也楷之下四聲備焉篆之下大小殊焉又以一字為母偏旁近似者為子各從其類遡河而有原尋枝而有本千岐萬狀舉目而覩識之誠易易也因請梓以廣其傳先生難之

會婺源汪子奮然任之而書克成殆天假爾也嗟夫漢隸晉草祇為書法之工海篇字說卒貽覆瓿之誚是集也四體兼該古今備悉則先生博矣形聲二畫蒐索詳明則先生精矣編劘五年而成帙模搨百五十日而成梓鬢髮蒼然眸子瞀瞀則先生勤且勞矣讀者玩而得焉其知先生之博之精之勞且勤也與黃岡劉賢撰

大明同文集讚

維是點畫文字之宗字之不正文將焉從猗歟田先學

得會通博極牛毛獨觀鴻濛貊斯得失許顧異同析類窮源振落發蒙一統同文萬世膚功休寧邵正魁

田藝衡大明同文集舉要章則

自引

自漢叔重開先字書之學多矣惜乎偏旁之學未講也益訓詁之不明繇于字學之無本反切之罔會繇于形聲之未從如東之為字起于木而成于日日疑于曰而東疑柬凡湅棟煉堜鍊字皆從東而生文固非由于水

木火土金也皆由東而得音亦非由于水木火土金也
今諸書皆棄其母而反從其子又析其類而復分其韻
則貪數與啜之十音敖與哆之十一音標之十二音卷
之十四音啞與苴之十五音皆將散漫而無所統屬矣
學者彼此互見平仄莫諧目眩心疑曾不可以成句況
能窮其奥旨也哉且點畫之形易淆疑似之義罔辨自
古而變今自篆而變隸自隸變楷自楷變草愈流愈忽
其敝已極辟諸生人之初由開闢來得姓氏後秦越各

竊音問莫通譜牒不傳而統緒日紊宗祖既遠而影響難追如此而漫云某世家某鉅族吾見其索然無情渙然罔合矣讀書無本之學何以異於此哉因稽說文玉篇書統正譌諸家輯為此編首之以楷欲其易曉也次之以小篆欲知其原也既正其訛復辯其俗略總其韻刪訂其註悉類而附之然後證以古文博以鐘鼎并隸與草而略載焉使龍文龜畫重見目前商鼎周彝並陳几上豈不為學書者一大快事也哉古者始于子而終

于亥今則始于一而終于萬蓋一以貫萬所謂得其一而萬事畢者也庶幾可備一家之言以資兒童之訓云爾烏敢竊附于作者之林乎

大明同文集釋

藝衡旅食新安清署多暇祇以文字自娛三易寒暑方成是編凡六易稿矣力綿不克就梓乃今得汪子四如披卷一覽犁然當心遂為校正付之剞劂實始于萬歷辛巳季冬之朔也因名之曰大明同文集云夫謂之大

明云者一以紀聖世文教之盛一以昭古今字學之成也謂之同文云者經傳子史同一書也則同一文也其有不同焉者流俗之稍異其習耳篆隸真草同一文也則同一解也其有不同焉者繁簡結搆之少異其制耳平上去入同一文也則同一母也其有不同焉者南北風氣清濁重輕之稍異其音耳形雖不同而義實同聲雖不同而書實同稽之保氏肄之小學達于里巷考于朝廷豈特車同軌行同倫而已哉殆見貫古今合華夷

而書亦莫不同其文矣四如以能書通籍南宮文雅兼
長望懸翰苑即所著四家千文亦澤豹之一斑也觀者
當自得之誠閎博君子哉

六書考略

學士好事第稱上古上古自治固無事于治也結繩之
政雖聖人猶思焉夫木而繩之即文之萌也繩而結之
即書之糵也尚得謂之無事也哉於戲邈乎玄哉不可
以形聲論也包犧氏創畫奇偶以象陰陽而造化之秘

啟矣乃命飛龍氏昉為龍書而盈天地間又何者而非可書者乎神農變而為穗書頡頊變而為科斗自倉頡史籀而下龜螺蓬蓽巳十數種天王息踪列國異籍矚秦焚毀八體遂分曰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炎劉表章草書間作王莽亂政又變六書曰古文奇字篆佐繆鳥蟲古法寖七不可殫紀矣漢命賈逵修理舊文而許慎從受古學作說文解字始有成書焉都尉祇有字音祭酒元無反切始子終亥者其形也始

東終北者其聲也嗣後傳宗漸加附益而徐鉉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為定殊不知音切雖便于檢閱而字之本乎偏旁有形無聲者不復可知之矣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有味哉斯言乎言必遵修舊文而不穿鑿也此同文集之所由作也

六書辨正

楊用修有云六書當分六體周官之名曰象形指事會意諧聲假借轉注舊矣班固則曰象形象事象意象聲

假借轉注予獨舍經而有取于孟堅焉非好異也以其因名而可以得其義也固意若謂六書四者有象故以象名假借轉注則隱于四象之中而非別有字也大抵六書以十為分象形居其一象事居其二象意居其三象聲居其四假借則借此四者也轉注則注此四者也四象以為經假借轉注以為緯四象之書有限假借轉注無窮也周伯琦曰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字也轉注假借文字之變也夫既知轉注為文字之變是矣而

云轉注者側山為㠯亦是象形倒之為帀亦是會意豈所以解轉注哉可謂深明六書之旨者矣

二書形聲彙編解

是書之初也將名之曰二書形聲會編二書者何伏羲制字之初惟奇偶兩畫而已其三畫以下皆一二重卦之文大易生生之妙也形聲者何天地之間仰觀俯察近取遠求惟形可覩惟聲可聞于是廣為六書以肖之其指事會意皆象形之所生也轉注假借皆諧聲之所

生也故形立而事意自諧聲叶而注假自寓矣豪編者何但取其體貌之相類又求其音韻之相從則檢閱者既便反切者易明如此而諸家可以會萃矣文之所由同者其在茲乎

音韻考略

九經互考云古無四聲只有九韻而已漢以前未有反切之學鄭康成亦止稱呼如某字王輔嗣注易始言音某者二遯卦音臧否井卦音擧止之止杜預注左傳亦

止二音泥音如甯殷音近烟善乎康成有云其始書之
也倉卒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為之趣于近之而已
受之者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異于茲遂生
輕重訛謬矣自元魏胡僧神珙入中國方有四聲反切
于是後魏孫叔然著爾雅音梁沈休文乃分四聲韻至
今稱詩者宗之而李巽巖作五音譜以叔重部叙為準
虞仲房又改用徐楚金韻也嗚呼文日多而音聲日雜
而清孰能反其初以復彬彬之盛乎

徐鼒云音韻之至本諸字之諧聲有不可易者如霾以貍得聲浼以免得聲賄痛消鮪皆以有得聲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又如服之為皋房六切其見於詩者凡十有六皆當為蒲北切而無與皋房六叶者友之為云九切見於詩者十有一皆當作羽軌切無與云九叶者以是類推之雖毋以他書為證可也

古詩多出于列國閭閻婦人女子之所風頌其所傳者文字而已其聲音固不可得而盡傳也陸德明以為古

人韻緩不煩改字真名言哉今之讀古書古韻者但當隨其聲之叶而讀之不必盡改其字也

周禮注云一字數義展轉注釋而後可通後人不得其說遂以反此作彼為轉注許慎曰考老是也趙古則曰轉注者展轉其聲而注釋為他字之用者也自慎以來同意相受考老為轉注鄭玄以之而解經夾漈以之而成略遂失其本旨又若耆耄老孝耋六字皆從老省為義以旨句勿占子至為聲今夾漈以之入轉注之篇

可乎哉又若以日月成易而轉為明以目少作眇而轉為省此又不達其旨之尤者也至于毛晃云老字下從匕音化考字下從丂音巧各自成文非反考為老也王柏正始之音亦以考老之訓為非蕭楚謂一字轉其聲而讀是為轉注程端禮謂假借借聲轉注轉聲皆合周禮注展轉注釋之說足可以正考老之謬也

司馬君實切韻指掌圖以三十六字母三百八十四聲別為二十圖極五音六律之變分四聲八轉之異通周

則名音和旁求則名類隔同歸一母則為雙聲同出一聲則為疊韻同韻而分兩切者謂之為切同音而分兩韻者謂之為韻韻無字則點窠以足之謂之寄聲韻闕則引鄰以寓之謂之寄韻今人皆以為詳且備矣而吳幼清則曰三十六字母俗本傳訛而莫或正之也羣當易以芹非當易以威知徹牀併娘四字宜廢圭缺羣危四字宜增至于樂安陳晉翁又有指掌圖為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穿牀娘下注曰已見某字母下于經堅

輕牽擊虔外出扃涓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者益可見矣

楷書所起

昔人有言字如牛毛不識一腿又曰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而已皆為古文說也即石經楚詞史漢所載尚間存之楷書雖始于漢而實猶有古意顧之推曰世之學者讀五經是徐邈而非許慎賦頌信褚詮而忽呂忱史記專皮鄒而廢篆籀漢書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

書音其支葉小學其宗系也自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六經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而俗體始雜之安知其無錯簡遺字也禍留萬世玄宗之罪可勝數乎其亂倫喪國宜矣

形聲辨異

說者曰字皆左形而右聲或曰右形而左聲要皆不可以執一論也左形右聲若騏騄騵騋之類也右形左聲若鸛鴝鸜鵒鶂鸜鵒之類也下形而上聲者膏肓聾聵瞽是也上

形而下聲者靡蕪蓧蕩是也亦有左右皆聲者若必之八弋旦之日乙穢之委嵬躅之足蜀之類是也古之人象意制文曷嘗有定形哉

形聲始終解

宇宙間有理而後有數一奇一偶數也萬盈數也始于一而終于萬所以紀二气之運而貫天下之事者也有形而後有聲一為平聲而萬為入聲始于東而終于北所以備四方之音也一為入聲而萬為去聲則始于北而終

于西所以合五行之用也與許氏大同而小異焉要不悖于先天兩畫之旨而已豈用修所謂好異者哉

字學之原

古者纓結繩而書契所謂龍書穗書鳥書科斗龜螺鐘鼎蝌蚪葉等書皆絶無聞惟軒轅之史倉頡周宣之太史籀二篆而已倉之鳥篆義農龍穗之變也籀之大篆頡頏科斗之變也至秦李斯始變頡籀二篆省文而為玉筋亦曰小篆他如署書蟲書楷書蓬書及懸針垂露飛

白偃波等數十種皆出于六文八體因事而生變者也
漢許慎以賈逵之學集古籀斯雄之跡為說文解字十
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一
十三學者始見全書或謂即班漢史所云倉頡篇也唐李
陽冰附新義以廣其旨徐鉉增翻切以明其意弟鍇撰
通釋以衍其義雖或辯其舛戾而猶清以俗體陽冰自
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徐鉉以其言為不誣蓋籀者頡
之變斯者籀之變而冰又斯之變也舒元輿亦謂斯去

千年冰生唐時冰後無人纂止于斯繼是作者張有次復古編鄭樵作六書略戴侗述六書故莫不原于許氏然張失之拘鄭過于奇戴病于襍鄭樵言叔重之書詳於象形諧聲而昧于會意假借此正樵之不知許氏之妙者也此余形聲二編之所由作也

玉篇字原之異

文字之初本甚簡易只此五百四十字已不勝其重複矣至梁大同九年吳顧野王撰為玉篇唐上元元年富

春孫彊增加字三十卷凡五百四十二部新舊總二十
萬九千七百七十言大元至正十一年鄱陽周伯琦以
許氏五百四十字定其次叙複者刪之缺者補之點畫
音訓之譌者正之字系于文猶子之隨母分為十二章
以應十二月之象疏六書于下名之曰字原然亦互有
得失也

諸家子母考

說文凡五百四十部原缺者二部　丩字入𠂤字內

母字入女字內
玉篇較說文多者二部　云字　處字　又多者八部
父說文在又字內　桑說文在品字內　兆說文
在卜字內　磬說文在石字內　索說文在木字內
弋說文在ノ字內　單說文在叩字內　文說文
在十字內　又不同者三部　書說文作畫字　酉
說文作酒字　與卯各自一部　牀說文無見木字內
字原較說文多者一十七部　廿說文十字內　玉篇同

耶說文酉字內　㠯說文㠯字內　亓說文彳字內
玉篇同　廾說文艸字內　玉篇同　丩
說文卩字內　屏說文風字內　㕣說文木字內
肯說文冃字內　也說文乜字內　牽說文羊字內
丿說文丿字內　玉篇同　乂說文丿字內　母說文
女字內　尤說文乙字內　丩說文牀字內　又不
同者四部　百說文作皕　玉篇同　其說文作箕　夕
說文作危　云說文作雲

字原較玉篇多者一十三部　眉玉篇目字內　廿玉
篇十字內說文同　后玉篇口字內　哭玉篇吅字內
歙玉篇欠字內　教玉篇攴字內　延玉篇反字
內　亍玉篇彳字內說文同　卉玉篇艸字內　啚玉
篇行字內　弦玉篇弓字內　丿玉篇丿字內　毋
玉篇作冠在冂字內
字原較說文玉篇無者一十七部　飛字　几字　鼕
字　凶字　鹵字　彑字　辛字　直字　鼓字

臼字　有字　弓字　蓐字　刃字　酋字　丩字

亢字

字學舉要

古字甚少可以通用如曰某與某通曰某與某同者是也史興文勝孳乳日多玉篇廣韻而下莫可紀極矣加之中州篇海諸書雜以外典奇文原委混淆益不可溯今但叙其經見而恒習者于其怪異者則闕之篆先乎許隸昉乎漢草法乎晉各詳其母而于其子則略之益

舉一隅則三隅自可反也神而悟之存乎其人焉从古從字每字毋下曰从某从某者此也

朱光家字學指南序

竊謂書之流而為楷猶詩之流而為律與夫詩盛於律亦亡於律書便於楷亦失於楷何者流麗直致不如詰曲弇鬱之中五音也圓勻遒媚不如篆籀科斗之合六書也雖然自倉頡以降體凡五變葉已寖失古意乃欲以鐵畫銀鉤還之蟲書鳥跡是蘇子所謂食之以太牢

而使之復茹其菽也得乎嗟嗟晚世學士總角就傅尋行數墨人人能矣顧其點畫音聲訖皓首而不盡通者比比也余友海上槐里朱先生少負材譽弗究於用晚歲掩關謝事獨留心書法彙成一編名曰字學指南不佞得而卒業焉凡蒼雅林統之緒鐘鼎鼓碣之遺聲韻注叶之秘梵書仙笈之奇博採精研可謂良工苦心此集一出將使考古者免魯魚亥豕之疑淡藻者按疾徐清濁之節無論嘉惠後學而於國家同文之治不亦有

裨乎哉間乞不佞序言夫世有子雲迺稱識字士匪佞
詭安許問奇自揣何人敢贊一辭聞之弇州山人曰余
腕中有鬼故不任書目中有珠故不敢不任識書不佞
兩愧之聊論先生著述之意令習書者從此發軔云賜
進士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按察使前云云通家眷弟
張仲謙撰

古聖王以六藝教萬民而書居其一自經生學士以及
胥史道梵靡弗遵而用之惟施用漸廣注釋浩繁點畫

偏旁聲韻之舛錯何所不有遂令村師俗究轉相沿襲踵陋仍訛漸失先賢制字之初意則何說也總之六書之旨廢缺弗講而人情簡便之趨耳夫自龍鸞鳥蘍之書變而篆隸興焉簡矣篆隸變而八分八分之簡者也八分又變而為楷為草各樹一家古道之存能與有幾惜哉方今朝著野外一切崇尚楷正而文人騷客間用古文判案移牒多用今文若闈闥券契又誤用俗文要皆厭繁複而樂簡便故浸淫至此極也余友槐

里朱先生少間博士業與余坎壈詞場者二十餘年余
倖博一第而先生竟以儒官屏迹私門窮研典籍一意
著述尤究心于六書之學凡埤倉廣雅古今字詁字統
字林韻海韻集韻略及西僧天竺家言名曰字學指南珍藏
據古證今刊訛削謬類成一家之言余明農暇日購而讀之則首之以審音辨體次之
以正誤釋艱而復分系之二十二韻以便檢閱大都體
裁以說文為正而反切以梵學為宗數百年傳會損益

與喉吻轉換之失悉舉而是正之真千古快事也設有
探奇好古之士取而付之梓氏行之當世豈惟海内羣
蒙藉以開關啟鑰即倉沮史李諸君子亦賴先生為忠
臣矣昔之評書者有言華人從見入故長於字而韻則
疎梵人從聞入故精於韻而字則略若先生者見聞並
進字韻兩絶詎不稱華梵一大傑哉萬歷辛丑冬十月
朔賜進士朝列大夫陝西布政司右參議云云邑人王
圻撰

朱光家字學指南例論

字之用有三形體可象謂之文文則豪釐必辨也啟口有聲有字謂之音音則緩呼必欲正也文所該括一字一理謂之義則古歸必欲明也不得于文即不得于音不得于音即不得于義而發言下筆皆罔矣故是編先于辨體正音

古人謂讀書必先識字第揭書考索往往繙閱反覆而得一字旋已就眩矣故是編先將易曉之字標出為綱

即列同聲之字為目而分註其義于下依此讀之自可了然

字有文異而義同義同而體變者有一字而借用形同而義別者既參錯難辨亦混目易忘是編俱彙集于首分解其義庶易于別識而尤便于查考也

反切音韻展轉相協謂之反音翻兩字相摩截成音聲謂之切昔胡僧了義製三十六字母先儒謂洩造化之巧至以聖稱之誠字學入門之鈐鍵不可不知而知切之

難難于用母是編首標之字本直音易曉亦注翻切即填應用字母于旁覽者依仿默切久而熟便則天機自通無不曲暢矣

六書之法始于象形以代結繩形不足斯指事斯會意斯諧聲又不足斯假借斯轉注雖蟲篆變體古今異文離此六者則為怪誕故是編于杜撰不經之字悉芟落不載

李當泰字學訂譌序

我國家同文之化遠矣即荒隅奧漠疇不稟正韻一書也顧淺夫承學率因仍譌謬雖未必魯魚亥豕大垂書體而周禮六書寖或靡敝識者憾焉于是有張少師之問奇焦太史之字學亦無不推廣高皇誕敷之旨一祛積陋而印證之心良苦已猶或有此存而彼缺甲注而乙虛離之則獨傳兼之則兩見者余每欲合併二書芟其複擷其真取衷正韻彙為一書以布都人庶于書法大有裨益適寺丞之江北校士士為文多不庚乎

軌乃其字有不盡游乎軌者也余不能一一尸說也事竣居泗上謀之元社李君深以為然日取二書參互考訂點為讐書畫為校疑則旁取羣書相質其間徵文奧義正音旁訓無不搜其精而窮其底裏凡四閱月書成眔余余得詳攬焉簡而盡覈而有條亶哉無餘憾乎因署曰字學訂譌以壽諸梓而公諸宇內余因元本論之文字匪尠小技也觀乎天文則奎之象觀人文則夫之義也古者男子生六歲而教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

學六甲書計事則文字之謂也自黃帝迄三代其文不改秦廢古文更八體漢以來因之其治遂以不逮我高皇銳意古初更定文字俾抱甎持鉛者曉然如睹日星而不敢肆其諄戾以干反古之辟至於今猶復有日用而不知者則訂譌一書詎可少哉用之身心即無偏無陂之教用之國家天下即不異政不殊俗之理也于以對揚皇麻意至深長已書約二卷字凡三千二百有奇會殺青竟而余以漕命戒行率書數言以志歲月萬歷

丁未三月既望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殷城黃吉士叔相父題

書者六藝之一小學之所有事也乃議禮考文獨屬之王者自天子而下若不得而與焉又何嚴也吾且以禮論之夫禮不離民用之常而當錯綜紛紜之際一失其宜即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自夫王者不作宣尼在下議禮為多載在禮記者可考也夫亦以匡翊經制非取古禮而更定之竟自名曰述而不作夫書亦若此矣

想王者值興起之會當雲龍風虎之期集天下之賢能而臨之以亶聰明之元后諸凡文字亦既考定之與天下共守使天下童而習之白首而不敢易小學之教無非推明其義俾心知之而不至譌且謬猶歲遣大行人以叶之良以點畫微芒最易遷襲聲音習俗隨地而移故重為之防焉耳自王者跡熄有年延及秦焚書變為隸存古無幾迨於漢世庶稱王者而未有考文之主若印章本以取信天下而增減轉折或至一方而互異他

尚何言於斯之時有好古君子如賈逵氏許慎氏者出而考求六書著明音義雖未能盡括而無遺吾猶幸有二氏者續古書之命脈以待後人益無非匡翊古書使人心知而不墮於譌謬是後字學代有其人歷年滋多其書充棟可謂明且備矣而又苦繁雜非閭巷所可周知況夫小學之教不肄于縣官大行之職不設于令甲而天子之位罕過考文之主洪惟本朝洪武正韻一書為千古字學之一快第簡袤重大不能使家藏而户習

之抑縣官令甲之所不及無論窮鄉下邑羣黎百姓即
皇皇京邑經生髦士亦或承譌襲故莫為是正魯古昔
童孺之所不逮好古君子于其間嘗目駭而心惻之矣
何圖直指黃公加意于斯又值公猶李公研精此學往
朽夫栖息長于竊著正字千文而李公是之嘗為重刊
布諸遐邇然為千文者僅令童子誦習守其點畫而已
至於辨別聲音推明文義均所未及苟欲傳遠又慮繁
多茲公承直指之意特著訂譌一書倫于二冊羅諸家

之厓略而不失之踈擷百氏之精義而不傷於煩中間如創變如鄉音如王應電轉注之說皆書家之所宜聞而罕聞者而悉載不遺可謂簡而文博而約夫固可家藏而人習之於以匡翊正韻以裨一代同文之化寧非朽夫之所快覩也歟哉書成徵序耄荒非所辭也二公匪今之人並古之君子就是書明其一節諸所未及當別有傳者萬歷丁未歲賓吉月舊知河南新野縣事上元朽夫李登頓首書

迴瀾字義總略序二首

益倉頡始為文尚矣今博士家手一編而習之則孰不曰六書六書云吳生曰能者師其意顓蒙者溺其識不務考其象形深維其義而猥云道古此與耳食何異則未有如顧君之精於書者字義一書窺於毫端而辨悉於微眇令保章氏授簡而談未以易也益其用意斯亦勤矣以此羽翼六經夫不亦異論標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為論次令問奇者

折衷焉而君故博極羣書淵停滙瀚所著有歷朝捷録
史學論草古儁考略諸書為詞林鑒賞則既有能言之
故弗具論東治吳宗熹識
顧君迴瀾博雅貫百家尤嫺於字學自為諸生時環而
問奇者無虛日君不任牙頰乃以問訂譌辨疑總諸家
大成而欿然有挂一漏萬之虞若曰此其大略云爾昔
人謂作文詞宜略識字而讀書難字過多古人病之茲
刻傳君之庭將無煩車馬逐乎雖然字心畫也結繩

以前何字可學字學興而古人之心亡矣今雜流衆技炫巧競新即聲音點畫大非倉頡氏故吾則人心可知也君博極羣書要之不詭于正韻今天下書同文舍正韻何適焉由心之畫求心之正人各正其心而天下平斯君所為刻而傳之意與如云訂譌辨疑已矣彼柳許孔張之徒豈真讀書不識字也者廬陵王命爵元德父

書

字義總略原序

余初成歷朝捷録手書付刻及考字義則隨族傳譌不合式者幾半也愧加訂正采輯日曾及有通惠河道之役門人陳其功為我鏤字義板後奉差南還僚友不欲余攜板以歸乃留都水掛冠村居無所事事又不忍自棄前功略加考索親録付梓時年已七十餘老眊不便筆硯不堪入大方眼而時俗差譌之弊改正者多聊為童蒙一助云涸瀾顧充識

姚大變通雅序

詩有四始雅居其二周公詁詩爰作爾雅太史公考黃帝以來之書擇其言尤雅馴者著為史記雅之於文尚已傳記宣聖雅言註稱恒言然則言非聖人所恒言即謂之不經謂之俚語語之近于俚者聖人絶口不道可知也吾嘗疑上古無俚語上古之俚語皆雅言也有如殷之盤庚諸誥諄諄訓民遷都此即今之曉諭耳其文詰曲聱牙後世博士家窮年呫嗶尚未盡通其義當時閭巷編氓何以一見而即曉然於上指也則盤庚之文句

後世以為艱奥必當時所為淺近通俗者矣司馬長卿作賦奇麗沈博讀者倉卒不知其意思所在吾不知武帝誦之何以飄飄有凌雲意也大抵漢去古未遠其發言蘊藉之深字句之奥風尚以然上至人主下逮細民皆習之以為通談是故一聞即悟所謂古人之俗語即雅言是也後世風氣淺薄文字隨之方言里諺漸染既久習而便之而於典謨載籍之文少所見多所怪反視為古文奇字非訓詁不通俗學日深雅道日蕪可勝歎

哉吾鄉方密之先生天資絶世讀書十行俱下又好學
單思自童迄白首手不釋卷每有所得輒登諸油素聞
之西頑道人曰自先生未通籍即有通雅一書書成三
十餘年矣凡天人經制之學無所不該其大指尤在乎
辨黠畫審音義因而考方域之異同訂古今之疑譌有
畫具而音訛有音存而字謬有一字而各音不等有一
音而數義以分引據古文旁稽謠俗博而通之不離乎
雅者近是先生生平著作等身今一旦盡棄之而講出

世之學豈欲復以故紙問世乎然此三十年之心力所
以嘉惠後學無窮雖先生之土苴實後學之津梁也爰
蠲資付梓用公海內讀是書者儻能探賾以觀其通矯
俗以歸諸雅即文章風氣古道復興則先生之功當不
在禹下矣時康熙丙午夏日龍眠姚文燮題於芝山之
春草堂

方以智通雅自序二首

函雅故通古今此鼓篋之必有事也不安其藝不能樂

業不通古今何以協藝相傳詎曰訓詁小學可弁髦乎
理其理事其事時其時開而辯名當物未有離乎聲音
文字而可舉以正告者也爾雅之始於釋詁而統當名
物也十三經從之博而約哉自篆而楷也聲而韻也義
而釋也三蒼五雅註疏字說金石古文日以犁然匿庸
嗜奇一襲一臆兩皆不免沿加辯駁愈成紕繆學者紛
挐何所適從今以經史為概遍覽所及輒為要刪古今
聚訟為徵考而決之期於通達免狗拘鄙之誤又免為

奇僻所惑不揣愚瑣名曰通雅雖挂一漏萬然從今以往各出所核歲月甚長備物致用採獲省力諒亦汲古者所樂遊之苑囿也辛巳夏日皖桐方以智密之題於上江小館

學惟古訓博乃能約當其博即有約者通之博學不能觀古今之通又不能疑焉貴書籠乎古有博於文畫者博於象數者典制者箋註者詞章者名物者隱怪者經史既別各有專家小學原流忽為細故上下古今數千

年文字屢變音亦屢變學者相沿不考所稱音義傳訛而已上古眇矣漢承秦焚儒以臆決至鄭許輩起似為斠然後世因以為典故聞道者自立門庭糟魄丈字不復及此其能曼詞者又以其一得管見洸洋自恣逃之虛空何便於此考究根極之士乃錯錯然元本不已苦乎撫寔之病固自不一屬書賸給但取漁獵訓故專已多半傳會其以博自詡者造異志怪學子橫子年且不逮豈許差肩曼倩茂先間乎反不若君道至能草木狀

虞衡志為足佐景純元恪有裨多識矣宋之編考夾漈頗有所見馬章次之金石則比輯於歐趙呂王而原父子固彥遠長睿辯考為力朱子每慕六一而於存中泰之雜說亦無不留心也洪武初劉宋之根極瓊山荊川之編彙潛谷本清之圖纂皆冒大略少有是正子元仁寶瑣瑣記之陸文裕於文定時有一端京山若有所窺矣支與流裔未委悉也李大泌阮霧靈可謂強記李屬方子謙補韻會其疏略猶之直翁無大發明

也新都最博而苟取僻異實未會通張東莞學新都竊取尤多嶺南之九成子行也澹園有功於新都而晦伯元美元瑞駁之不遺餘力以今論之當駁者多不能駁駁又不盡當然因前人備列以貽後人因以起疑因以旁徵其功豈可沒哉今日之合而辯正固諸公之所望也壬午夏以智又記

顧謁古隸辨自序

隸辨之作竊為解經作也字不辨則經不解古文邈矣

漢人傳經多用隸寫變隸為楷益失本真及唐開元易
以俗字名儒病其蕪累余因收集漢碑間得刊正經文
虞書大鹿舊本無林泰卦包荒後人加草鄭風掾執即
為操執穀梁壬臣當作王臣若斯之類取益頗多後於
北海孫氏見中郎石經殘碑經典釋文所云本又作者
皆碑中字也退古崇時相仍已久學者在今日得復鴻
都之舊亦難矣矧躐而上之哉於是銳志精思采摭漢
碑所有字以為解經之助有不備者求之漢隸字原準

以說文辨其正變或省或加靡不兼載譌者非之疑者闕之從古文奇字及假借通用者隨字附之下注碑名並録碑語羣書有證則引為據恐生眩惑不憚辭繁類以四聲便於討閱碑字出自手摹諦審無差字原乃多錯謬舩船再再體或不分血朋多形常莫別悉從隸釋隸續詳碑定字指摘無餘別有漢隸分韻字既乖離迹更醜惡所弗取也復依說文次第纂偏傍五百四十字括其樞要又列叙諸碑之目折中分隸之說各為之

考以彰信析疑筆法傳授雖云茫昧而規矩可師亦綴
篇末竭其愚才積三十年之久然後成書統為八卷所
撰經疑於茲搜覽藏諸家塾貽我後人世有同志亦無
隱焉長洲顧諟吉序

項絪隸辨序

篆變而隸隸變而真真去篆已遠而隸在其間挽而上
可以識篆所由來引而下可以見真所從出古隸書見
於世者賴有漢碑然多增減移易替代之字乍睹之眩

莫能通也顧南原氏究心隸學編見古碑備稽往籍作隸辨八卷以印其是而砭其非昔之滯目礙膺者今皆可以屬讀無復苦其牴牾矣前人亦嘗用意於此而無其通貫明確隸釋諸家咸所不及也然豈僅為書體而作哉經典之文亂於字迹者不少得考古者一二是正幸莫大焉往往獲殘碑斷碣而喜等之球璧者以其有資於聖籍也夫欲讀書必先識字欲識字必先察形古日以廢今日益譌古之小學今乃為絶學就其近者尊

之使知辨隸而篆亦在所舉矣斯南原之志也將為功於羣經而豈矜能於藝學哉是書之精博焉可不鋟本而急傳也康熙戊戌秋九月項絪識

田汝耔漢隸分韻序

隸書其來尚矣傳者有述焉吾無言也是書蓋昔人取兩漢碑文隸字分韻彙集乃即韻以便考文非為韻也福州舊有刻本中更年所刻没而書弗傳吾在京師得是書上帙臨本缺其下自至江右旁求故家士夫始獲

下帙偕命學生臨補足成全書懼知之弗廣也稍取白鹿洞穀慕工刻焉夫六藝之中其五曰書書有篆有隸有行有草行草姑置至篆隸楷書其法追上古篆有南都監刻本六書統并書學正韻楷有北都隆福寺刻五音篇海集韻若蘇州嘉定本韻學集成并此刻隸書三體備矣或曰篆楷二刻中文字昉古下及近代若是隸起漢漢止後世無編焉於乎水有源木有本字有因得其本源可以尋夫枝流也已正德丙子田汝耔序

六藝之一　録卷二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七十一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論一

秦李斯論用筆

夫用筆之法先急廻後疾下如鷹望鵬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若游魚得水舞筆如景山興雲或卷或舒乍輕乍重善深思之理當自見矣 蒙恬筆經

漢蕭何論書勢

夫書勢法猶若登陣變通竝在腕前文武遺於筆下出沒須有倚伏開闔籍於陰陽每欲書字諭如下營穩思審之方可下筆且筆者心也墨者守也書者意也依此行之自然妙矣 書史會要

漢楊雄論書

夫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則君子小人見矣 法言

後漢蔡邕筆論

書者散也欲書先散懷抱任情恣性然後書之若迫於

事雖中山兎豪不能佳也夫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
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沈密神彩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
為書之體須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
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蟲食木葉若利劍長戈若強弓硬
矢若水火若雲霧若日月縱橫有可象者方得謂之書
矣書苑菁華

後漢蔡邕九勢

夫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

矣藏頭護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肌膚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怪生焉

凡落筆結字上皆覆下下以承上使其形勢遞相映帶無使勢背

轉筆宜左右回顧無使節目孤露

藏鋒點畫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爾

藏頭員筆屬紙令筆心常在點畫中行

護尾畫點勢盡力收之

疾勢出於啄磔之中又在豎筆緊趯之內
掠筆在於趯鋒峻趯用之
澀勢在於緊駃戰行之法
橫鱗豎勒之規
此名九勢得之雖無師授亦能妙合古人須翰墨功多即造妙境耳書苑菁華

後漢趙壹非草書

余郡士有梁孔達姜孟穎者皆當世之彥哲也然慕張

生之草書過於希顏孔馬孔達寫書以示孟顥皆口誦其文手楷其篇無怠倦焉於是後學之徒競慕二賢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為祕玩余懼其背經而趨俗此非所以弘道與世也又想羅趙之所見嗤沮故為說草書本末以慰羅趙息梁姜焉竊覽有道張君所與朱使君書稱正氣可以銷邪人無其孽妖不自作誠可謂信道抱眞知命樂天者也若夫竄杜崔沮羅趙欣欣有自臧之意者無乃近於矜伎賤彼貴我哉夫草書之興也其

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聖人所
造蓋秦之末刑峻網密官書煩冗戰攻並作軍書交馳
羽檄紛飛故為隸草趨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
業也但貴刪難省煩損複為單務取易為易知非常儀
也故其讚曰臨事從宜而今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之
旨直以為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其攣扶柱桎詰屈爰
乙不可失也齟齬以上苟任涉學皆廢倉頡史籀競以
杜崔為楷私書相與庶獨就書云適迫遽故不及草草

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凡人各殊氣血異筋
骨心有疎密手有巧拙書之好醜在心與手可强為哉
若人顏有美惡豈可學以相若邪昔西施心疢捧胸而
顰衆愚效之秖增其醜趙女善舞行步媚蠱學者弗獲
失節匐匍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俗絶世之才博學餘暇
游手於斯後世慕焉專用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
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皁脣齒
常黑雖處衆座不遑談戲展指畫地以草劇壁臂穿皮

刮指爪摧折見鰓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為字無益於工拙亦如效顰者之增醜學步者之失節也且草書之人蓋伎藝之細者耳鄉邑不以此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講試四科不以此求備徵聘不問此意考績不課此字徒善字既不達於政而拙草無損於治推斯言之豈不細哉夫務内者必闕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捫蝨不暇見天天地至大而不見者方鋭精於蟣蝨乃不暇焉第以此篇研思銳精豈若用之於彼七經稽

歷協律推步期程探賾鉤深幽贊神明鑒天地之心推
聖人之情析疑論之中理俗儒之諍依正道於邪説儕
雅樂於鄭聲興至德之和睦宏大倫之玄清窮可以守
身遺名達可以尊主致平以茲命世永鑒後生不以淵
乎

魏鍾繇論書

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

魏鍾繇授子會論

吾精思學書三十年讀他法未終盡後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厠終日忘歸每見萬類皆畫象之羊欣筆陣圖

吳皇象論草書

欲見草書漫漫落落宜得精豪熒而兖切柔皮筆委曲宛轉不粃散者紙當得滑密不黏污者墨又須多膠紺黝者如逸豫之餘手調適而意佳娛正可以小展董逌廣川書跋

晉衛夫人筆陣圖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重乎銀鈎昔秦
丞相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與歎患其無骨察尚書邕入
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少闇於
理者多近代以來殊不師古而緣情棄道纔記姓名或
學不該贍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神自非通
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矣今刪李斯筆妙更加潤色總
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為模範庶將
來君子時復覽焉筆要取崇山絶仞中兔毛八九月收

之其筆頭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者其硯取新石潤澀相兼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膠十年以上強如石者為之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凡學書字先學執筆若眞書去筆頭二寸一分若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擊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

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一從其消息而用之

一如千里陣雲隱隱然其實有形

如高峰墜石磕磕然實如崩也

ノ陸斷犀象

乀百鈞弩發

丿萬歲枯籐

㇏崩浪雷奔

フ勁弩筋節

右七條筆陣出入斬斫圖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急者若執筆近而不能緊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執筆遠而急意前筆後者勝又有六種用筆結構員備如篆法飄颺灑落如章草凶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飛白耿介特立如鶴頭鬱拔縱橫如古隸然心存委曲每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書道畢矣永和四年上虞製記

晉王羲之題筆陣圖後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池也心意者將軍也結搆者謀畧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點畫爾昔宋翼常作此書其師鍾繇叱之翼三年不敢見繇即潛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每作一

橫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
點如高峯墜石屈折如鋼每作一鉤每作一牽如萬歲枯藤
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趣驟翼先來書惡晉太康中有
人於許下破鍾縣墓遂得筆勢論翼讀之依此法學書
名遂大振欲眞書及行書皆依此法若欲學草書又有
別法須緩前急後字體形勢狀如龍蛇相鉤連不斷仍
須稜側起復用筆亦不得使齊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
須有點處且作餘字總竟然後安點其點須空中遥擲

筆作之其草書亦復須篆勢八分古隸相雜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紙若急作意思淺薄而筆即直過惟有章草及章程行狎等不用此勢但用擊石波而已其擊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謂之隼尾波即鍾公泰山銘及魏文帝受禪碑中已有此體夫書先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發人意氣若直取俗字則不能先發予少學衛夫人書將謂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見李斯曹喜等書又之許下見鍾繇梁鵠書又之洛下見蔡邕石經

三體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衛夫人書徒費年月耳遂改本師仍於衆碑學習焉王右軍集

晉王羲之書論

夫書者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學無及之大抵書須存思余覽李斯等論筆勢及鍾繇書骨甚是不輕恐子孫不記故敘而論之

夫書字貴平正安穩先須用筆有偃有仰有欹有側有斜或小或大或長或短凡作一字或類篆籀或似鵲頭

或如散隸或近八分或如蟲食木葉或如水中科斗或如壯士佩劒或似婦女纖麗欲書先搆筋力然後裝束必注意詳雅起發緜密疎闊相間每作一點必須懸手作之或作一波抑而後曳每作一字須用數種意或橫畫似八分而發如篆籀或豎牽如深林之喬木而屈折如鋼鈎或上尖如枯稈或下細若鍼芒或轉側之勞似飛鳥空墜或稜側之形如流水激來作一字橫豎相向作一行明媚相成第一須存筋藏鋒滅跡隱端用尖筆

須落鋒混成無使豪露浮怯舉新筆爽爽若神即不求於點畫瑕玷也為一字數體俱入若作一紙之書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若書虛紙用強筆若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不入凡書貴乎沈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仍下筆不用急故須遲何也筆是將軍故須遲重心欲急不宜遲何也心是箭鋒箭不欲遲遲則中物不入夫字有緩急一字之中何者有緩急止如烏字下手一點須急橫直即須遲欲烏

之脚急斯乃取形勢也每書欲十遲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謂書若直筆急牽裹此暫視似書久味無力仍須用筆着墨下過三分不得深浸毛弱無力墨用松節同研久久不動彌佳矣 墨池編

晉王羲之筆勢論十二章 并序

告汝子敬吾察汝書性過人仍未閑規矩父不親教自古有之今述筆勢論一篇開汝之悟凡斯字勢猶有十二章章有指歸定其模楷詳其舛謬撮其要寔録此便

宜或變體處多罕臻其本轉筆處衆莫識其源懸針垂露之蹤難為體制楊波騰氣之勢足可迷人故辨其由堪愈膏肓之疾今書樂毅論一本及筆勢論一篇貽爾藏之勿播於外緘之祕之不可示知諸友窮研篆籀功省而易成纂集精專形彰而勢顯存意學者兩月可見其功天性靈者百日亦知其本此之筆論可謂家寶家珍學而祕之世有名譽筆削久矣罕有奇者始克有成研精覃思考諸規矩存其要畧以為斯論初成之時同

學張伯英欲求見之吾詐云失矣蓋自祕之甚不苟傳也

創臨章第一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兵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結構者謀策也颺筆者吉凶也出入者號令也屈折者殺戮也點畫者磊落也戈策者斬斫也放縱者快利也著筆者調和也頭角者蹙捺也始書之時不可盡其形勢一偏正脚手二偏少

得形勢三偏微微似本四偏加其遒潤五偏兼加抽拔
如其生澀不可便休兩行創臨惟取滑健不得計
其偏數也

啓心章第二

夫欲學書之法先乾研墨凝神靜慮預想字形大小偃
仰平直振動則筋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
相似狀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後齊平此不是書但得其
點畫耳昔宋翼常作是書縣乃叱之遂三年不敢見縣

即潛心改迹每作一波常三過折每作一點常隱鋒而為之每作一横畫如列陣之排雲每作一戈如百鈞之弩發每作一點如危峰之墜石屈折如鋼鈎每作一牽如萬歲之枯藤每作一放縱如足行之趨驟狀如驚蛇之透水激楚浪以成文似乳龍之蜿蜒謂其妙也若鸞鳳之徘徊言其勇也擺撥似驚雷掣電此乃飛空妙密頃刻沈浮統攝鏗鏘啓發厥意能使昏迷之輩漸覺勝心博識之流顯然開朗

視形章第三

視形象體變貌猶同逐勢瞻顏高低有趣分均點畫遠近相須播布研精調和筆墨鋒纖往來疎密相附鐵點銀鉤方圓周整起筆下筆忖度尋思引說縱由永傳今古智者榮身益世方懷浸潤之深愚者不俟佳談如暗塵之視錦生而知之發憤學而悟者忘餐此乃妙中增妙新中更新金書錦字本領為先盡說安危務以平穩為本分間布白上下齊平均其體制大小尤難大字促

之貴小小字寬之貴大自然寬狹得所不失其宜橫則正如狐舟之橫江渚豎則直若春筍之抽寒谷

說點章第四

夫著點皆磊磊似大石之當衢或如蹲鴟或如科斗或如瓜瓣或如栗子存若鸜口尖如鼠屎如斯之類各稟其儀但獲少多學者開悟

處戈章第五

夫研戈之法落筆戢戢如長松之倚溪谷似欲倒也復

似百鈞之弩初張處其戈意妙理難窮放似弓張箭發收似虎鬬龍躍直如臨谷之勁松曲類懸鈎之釣水稜層切於雲漢倒載隕於山崖天門騰而地戶躍四海謐而五岳封玉燭明而日月敞繡綵亂而錦紋翻

健壯章第六

夫以屈脚之法彎彎如角弓之張烏焉為鳥之類是也立人之法如烏之在柱首狀狺狺之類是也跪脚之法如壯士之屈臂鳳飛凡氣之例是也急引急牽如雲中之

掣電日月目因之例是也跪脚跟斡上捺下撚終始轉
折悉令和韻勿使蜂腰鶴膝放縱宜存氣力視筆取勢
行中廓落如勇士伸鉤方剛對敵麒麟鬬角虎湊龍牙
筋節拏拳勇身精健放法如此書進有功也牽引深妙
皎在目前發動精神提撕志意泝則精思祕不可傳夫
作右邊折角疾牽下微開左畔斡轉令取登對勿使腰
中傷慢視筆取勢直截向下趨義常存無不醒悟

教悟章第七

凡字處其中畫之法皆不得倒其左右右相復宜麤麤於左畔橫貴乎纖豎貴乎麤麤分間布白遠近宜均上下得所自然平穩當須遞相掩蓋不可孤露形影及出其牙鋒展轉翻筆之處即宜察而用之

觀彩章第八

夫臨文用筆之法復有數勢並悉不同或有藏鋒者大藏鋒在於腹內而起側筆之亦不宜抽細而且緊押筆者入從腹起而押而牽押即合也結筆者撮漸次相就必始然矣參乎妙理察其徑趨憩筆者俟失憩筆

之勢視其長短俟失右脚須欠也

息筆者逼逐息止之勢向上久久而緊抽也

將蹙即捺角也將謂劣盡下筆要得所不宜長不宜短

蹙筆者合戰陣也合叶也緩不宜長及短也

厥筆者成機促抽上勿使傷長厥謂其美者視形勢成機是臨事而成最妙處

帶筆者盡細抽勿賒也帶是含鮮潔起下筆之勢法有輕重也盡為其著而復反筆抽之

翻筆者先然翻轉筆勢急而疾也亦不宜長腰短項

疊筆者時劣

起筆者不下於腹內舉勿使露筆起止取勢令不失節

打筆者廣度打廣絞不宜長而就狹廣謂快健又不宜遲及脩補也

開要章第九

夫作字之勢飭甚為難鋒鈍來去之則反覆還往之法在乎精熟尋察然後下筆作丿字不宜遲丶不宜緩而脚不宜賒腹不宜促又不宜斜角不宜峻不用作其稜角二字合為一體豐並宜潤不宜長單不宜小復不宜大密勝乎疎短勝乎長

節制章第十

夫學書作字之體須遵正法字之形勢不得上寬下窄如此則是頭輕尾重不相勝任不宜傷密密則似疴瘵纏身不舒展也復不

宜傷疎疎則似溺水之禽諸處不宜傷長長則似死蛇
傷慢
挂樹腰肢無力不宜傷短短則似踏死蝦蟇形醜而
鬬也
忌可不慎歟

察論章第十一

臨書安帖之方至妙無窮或有迴鸞迤鵲之飾變體則
於行中或有生成臨谷之戈放龍牋於紙上徹筆則鋒
烟起雲如萬劒之相成落紙則椑楠施張蹙踏江波之
錦若不端嚴手指無以表記心靈吾務斯道廢寢忘餐

懸歷歲年乃今稍稱矣

譬成章第十二

凡學書之道有多種焉初業書要類乎本緩筆定其形勢忙則失其規矩若擬目前要急之用厥理難成但取形質快健手腕輕便方員大小各不相犯莫以字小易而忙行筆勢莫以字大難而慢展豪頭如是則筋骨不等生死相混儻一點失所若美人之病一目一畫失節如壯士之折一肱余樂毅論一本書為家寶學此得成

自外咸就勿以難學而自惰焉

晉王羲之用筆賦

秦漢魏至今隸書其惟鍾繇草有黃綺張芝至於用筆神妙不可得而詳悉也夫賦以布諸懷抱擬形於翰墨也辭云

何異人之挺發精博善而含章馳鳳門而獸據浮碧水而龍驤滴秋露而垂玉搖春條而不長飄飄遠逝浴天池而頡頏翱翔奚翮凌輕宵而接行詳其真體正作高

强勁實方員窮金石之麗纖麤麤盡凝脂之密藏骨抱筋
含文包質沒沒汩汩若濛汜之落銀鈎耀耀晞晞狀扶
桑之挂朝日或有飄飄騁巧其若自然包羅羽客總括
神仙季氏韜光類隱龍而怡情王喬脫屣歘飛鳧而上
征或改變駐筆破真成草養德儼如威而不猛游絲斷
而還續龍鸞羣而不爭髮指冠而皆裂據純鈎而耿耿
忽爪割兮互裂復交結而成族若長天之陣雲如倒松
之卧谷時滔滔而東注乍紐山兮暫塞射崔目以施巧

拔長蛇兮盡力草草眇眇或連或絶如花亂飛遥空舞雪
時行時止或卧或蹙透嵩華兮不高踰懸磬兮非越信
能經天緯地毗助王猷之功積山邱吁嗟秀逸
萬代嘉休顯允哲人於今鮮儔共六合而俱永與兩曜
而同流鬱高峰兮偃蓋如萬歲兮千秋　墨池編

晉王羲之記白雲先生書訣

天台紫真謂予曰子雖至矣而未善也書之氣必達乎
道同混元之理七寶萬貫萬古能名陽氣明則華壁立

陰氣太則風神生把筆抵鋒乎本性力員則潤勢疾則澀緊則勁險則峻内貴盈外貴虛起不孤伏不寡迴仰非近背接非遠望之惟逸發之惟靜敬茲法也書妙盡矣言訖真隱子遂鐫石以為陳迹維永和九年三月六日右將軍王羲之記 書苑菁華

晉王獻之自論書

臣獻之頓首言今月十二日辰時中使宣陛下睿旨俯詢字學之由仍賜臣玉璽牋令臣小楷親疏以入臣仰

永帝命密露天機昧死有言狂率待罪臣年二十四隱
林下有飛鳥左手持紙右手持筆惠臣五百七十九字
臣未經一周形勢髣髴其書文章不續難以究識後載
周以兵寇充斥道路修阻乞食揚州市上一老母姓沈
字光姜惠臣一餐無以答其意臣於匙面上作一夜字
令便市債近觀者三遠觀者二未經數日遂獲千金臣
念父義之字法為時第一嘗有白雲先生書訣進於先
帝御府蒙眷奬過厚錫予有加而臣書畫不逮臣父益

慚愧所有書訣謹別録一本投進宸展伏乞機務燕閒留神披覽不勝萬幸臣獻之頓首 飛鳥帖

齊王僧虔筆意贊

書之妙道神彩為上形質次之兼之者方可紹於古人以斯言之豈易多得必使心忘於筆手忘於書心手達情書不忘想是謂求之不得考之即彰乃為筆意贊曰

剡紙易墨心員管直漿深色濃萬豪齊力先臨告誓次寫黃庭骨豐肉潤入妙通靈探努如直弩勒若橫釘開張

鳳翼聳擢芟英麗不為重細不為輕纖微向背豪髮死生工之盡矣可擅時名書苑菁華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奉旨左右中書復稍有能者惟周興嗣賛夫以含心之妓實俟夾鍾吐氣今既自上體妙為下理用成工每惟申鍾王論於天下進藝方與所恨微臣沈朽不能鑽仰高深自懷歎慕前奉神筆三紙并令為五非但字字注目乃畫畫抽心日覺勁媚轉不可説以讐昔歲不復相類

正此即為楷式何復多尋鍾王臣心本自敬重今者彌增愛服俯仰悅豫不能自已啓

適復蒙給二卷伏覽標帖皆如聖旨既不顯垂允少留不敢久停已就摹素者一段未畢不赴今信紙卷先已經有兼多他雜無所復取亦請俟俱了日奉送兼此諸書是篇章體臣今不辨復得修習惟願細書如樂毅論太師箴例依倣以寫經傳永存寘顯中精要而已

梁武帝答書

近二卷欲少留差不為異紙卷是出裝書既須見前所以付耳無正可取備于此及欲更須細書如論箴例逸少書無甚極細書樂毅論乃微麄健恐非真迹大師箴小復方媚筆力過嫩書體乖異上二者已經至鑒此外便無可付也

陶隱居又啓

樂毅論愚心近甚疑似摹而不敢輕言今旨以為非真竊自信頗涉有悟箴咏吟贊過為淪弱許靖素段遂蒙

永給仰銘矜奬益無喻心此書雖不在法例而致用理
均背間細楷兼復兩玩先於都下偶得飛白一卷云是
逸少好迹臣不嘗別見無以能辨惟覺勢力驚絶謹以
上呈於臣非用脫可充閣願仍以奉上臣昔於馬澄處
見逸少正書目録一卷澄云右軍勸進洛神賦諸書十
餘首皆作今體惟急就章二篇古法緊細近脫憶此語
當是零落已不復存澄又云帖注出裝者皆擬賮諸王
及朝士臣近見三卷首帖亦謂父已分本不敢議此正

復希于三卷中一兩條更得預出裝之例耳天旨遂頓
頓給完卷下情益深悚息近初見卷題云第二十三四
已欣其多今者賜書卷第遂至二百七十惋詡無已天
府如海非一瓶所汲良用息心前後都已蒙見大小五
卷於野拙之分實已過幸若非殊恩豈可觖望愚固本
博涉而不能精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令史晚愛
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常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
流天壤區區惟充恣五欲寔可恥愧每以為得作才鬼亦

當勝於頑仙至今猶然始欲翻然之自無射以後國政
方殷山心歎默不敢復以閒虛塵觸謹於此題事故遂
成煩黷伏願聖慈照録誠慊

梁武帝又答書

又省別疏云故當宜微以著賞此既勝事雖風訓非嫌非
嫌然非所習聊試畧言夫運筆邪則無芒角執手寬則
書緩弱點鑱短則法擁腫點鑱長則法離漸畫促則字
勢横畫疎則字形慢拘則乏勢放又少則純骨無媚純

肉無力少墨浮澀多墨苯鈍比並皆然任意所之自然之理也若抑揚得所趣舍無違值筆廉斷觸勢峯鬱揚波折節中規合矩分間下注穠纖有方肥瘦相和骨肉相稱婉婉暖暖視之不足稜稜凜凜常有生氣適眼合心便為甲科衆家可識亦當復貫串耳六義可工亦當復繇習耳一聞能持一見能記且古且今不無其人大抵為論終歸是習程邈所以能變書體為之舊也張芝既舊且積方可以肆其談吾所以能善書工學之積也

少來乃至不能嘗畫甲子無論於篇紙老而言之亦復
何謂正足見嗤於當今貽笑於後代遂有獨冠之言覽
之背熱隱真於是乎累真矣此直一藝之工非吾所謂
勝事此道心之塵非吾所謂無欲也

陶隱居又啟

二卷中有雜迹謹疏注如別恐未允愚衷并竊所摹者
亦以上呈近十餘日情慮悚悸無寧涉事遂至淹替不
宜復待填畢餘條並非用惟叔夜威輦二篇是經書體

式追以單郭為恨伏按卷上第數甚為不少前音惟有
四卷此書似是宋元嘉中撰集當縣自後多致散失逸
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像贊洛神此等不審
猶得存不

第二十三卷 今見有十二條在別紙

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八條前樂毅論書乃極勁利而非甚用意故頗有壞字太師箴大雅吟用意甚至而更成小拘束乃是書扇題屏風好體其餘五片無的可稱臣濤言一紙此書乃不惡而非右軍父

子不識誰人迹又似是摹給事黃門一紙治廉瀝一紙凡二篇並是謝安衛軍參軍任靖書後又治廉瀝狸骨方一紙是子敬書亦似摹迹右四條非右軍書二十四卷今見有二十一條在按此卷是右軍書者惟有十一條並非甚合迹兼多漫抹於摹處難復委曲前黃初三年一紙是後人學右軍繆襲告墓文一紙是許先生書抱憂懷痛一紙是張澄書五月十一日一紙是摹王珉書被油尚想黃綺一紙遂結滯一紙凡二篇並後人所學甚拙惡不復展一紙是子敬書便復改月一紙是張翼書五月十五日縣白一紙亦是王珉書治刻方一紙是謝

安書右一十條非右軍書伏恐未垂許以區別今謹上許先生書任靖書如別比方即可知也王珉謝安張澄張翼書公家應有

梁武帝又答書

省區別諸書良有精賞所異所同所未可知悉可否耳給事黃門二紙為任靖書觀所送靖書諸字相附近彼二紙靖書體解雜便當非靖書要復當以點畫波擊論極諸家之致此亦非可倉卒運於毫楮且保拙守中也

許任二迹并摹者並付反右三紙正書二十六日至嗣
公
陶隱居又啟
啟伏覽前書用意雖止二六而規矩必周後字不出二
百亦褒貶大備一言以蔽便書情頓極使元常老骨更
蒙榮造子敬懦肌不沈泉夜逸少得進退其間則王科
顯然可觀若非聖證品析恐愛附近習之風永遂淪迷
矣伯英既稱草聖元常寔自隸絶論旨所謂殆同瑿璣

神寶曠世以來莫繼斯理既明諸畫虎之徒當日就轂
筆反古歸真方弘盛世愚管見預聞喜佩無屆比世皆
高尚子敬子敬元常繼以齊代名實脫畧海内非惟不
復知有元常於逸少亦然非排弃所可黜涅而不緇不
過數紙今奉此論自舞自蹈未足逞泄冒願以所摹寫
示洪遠思曠此二人皆是均思者必當贊仰踴躍有盈
半之益臣與洪遠雖不相識從子詡以學業往來故因
之有會但既在閤恐或已應聞知摹者所採字大小不

甚均調熟看乃尚可恐筆意大殊此篇方傳千載故宜
令迹隨名偕老益增美晚所奉三旨伏循字迹大覺勁
密竊恐既以言發意意則應言而手隨意運筆與手會
故益得諧稱下情歡仰寶奉愈至世論咸云江東無復
鍾迹常以歎息比日竚望中原廓清太邱之碑可就摹
採今論旨云真迹雖少可得而推是猶有存者不審可
復幾字既無出見理冒願得工人摹填數行脫蒙見此
寔為過幸又逸少學鍾勢巧形密勝於自運不審此例

復有幾紙來旨以黃庭像讚等諸文可更有出給理自運之迹今不復希請學鍾妙仰惟殊恩

梁武帝又答書

鍾書乃有一卷傳以為真意謂悉是摹學多不足論有兩三行許似摹徹得鍾體逸少學鍾的可知近有二十許首此外字細畫短多是鍾法今始欲令人帖裝未便得付來月日有竟者當遣送也

陶隱居又啟

逸少自吳興以前諸書猶為未稱凡厥好迹皆是向在
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者從失郡告靈不仕以後畧不
復自書皆使此一人世中不能別也見其緩異呼為末
年書逸少亾後子敬年十七八全放此人書故遂成與
之相似今聖旨標題足使衆識頓悟於逸少無復末年
之譏阮研間近有一人學研書遂不復可別臣比郭摹
所得雖粗寫字形而無復其用筆迹勢不審前後諸卷
一兩條謹密者可得在出裝之例復蒙垂給至年末間

不此澤自天直以啟審非敢必覬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二百七十一

臣等恭校
謹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録監生臣劉　理